



如是我見

周子傑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出自《三字經》的名言，幾乎每個人都聽過。小時候，學校和母親都要求我背《三字經》。可惜我懶惰，沒有花時間去背。不過，從小到大，我一直記得「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

當讀完《豐子愷文選II》後，其中兩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並重啟了我對「人性本善」的聯想和思考。

《東京某晚的事》，這篇文章記述了豐子愷和友人相約在神保町散步。他們一邊談天一邊散步時，忽然在橫路裏走出一個僂僂的老婆婆。老婆婆與豐子愷的朋友對話，但當豐子愷

## 人性本善？

轉頭一看，老婆婆已經離開了。豐子愷問朋友發生什麼事情，原來老婆婆搬東西搬得很吃力，想請他們幫忙。然而，朋友本是為了輕鬆和愉悅而出來散步，實在不願意幫她搬這重物。豐子愷感到不好意思，立刻掉頭想去幫忙，但為時已晚，老婆婆走遠了。

另一篇文章《鄰人》寫道，豐子愷畫了一幅畫，兩間相鄰的住家樓屋，前樓外面是走廊和欄杆，裝着一個很大的鐵扇骨。兩屋的欄杆內各有一個男子，隔着那鐵扇骨一坐一立，互不相干。這是從上海回江灣時所見的景象。鐵扇骨，比鎖更加恐怖，布滿尖刺，是用來防盜的。這跟法律、懲罰的作用一樣，是為了防範其心不正的人。豐子愷認為這是人類社會醜惡的證明，把人類文化最上乘的藝術樣式應用在這建築上，實在是引以為憾。

不是人性本善嗎？對孤立無援的老婆婆的冷漠，鐵扇骨的防禦，真的符合本「善」的條件嗎？如果人是善良的，不是應該互助互愛，去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嗎？如果人是善良的，那麼鐵扇骨、法律和懲罰不就不用被發明，反正是善良的，豈不是不會出現到處偷

竊，傷人，甚至殺人的醜陋行為？善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善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行為，不會為了報酬，不會為了名譽，不會為了任何得益的驅使去幫助別人。善，更代表了同情心，會去理解和感受，嘗試代入他人的處境，憐憫他人。

人，是否真的本善呢？這個問題我思考了一段時間。

每個人一出生，只是一個毫無獨立思考的嬰兒。嬰兒只會哭泣、睡覺，只會依靠自己的本能去做事。我們出世時根本對世界缺少認知，也沒有能力去思考何謂善與惡。更何況，從古到今，每個人對善與惡的定義都不同，例如有人認為素食者為善者，吃肉的是惡者。如果人性真的是本善的話，難道那些慈善家一出世就想着去拯救世界？如果人性是本惡的話，希特勒一出世就想屠殺猶太人？真正的善與惡，並不是一出世就決定的，而是由小到大，所學習的方式，所生活的處境和所受到的栽培所衍生出來的。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善與惡是同一塊金幣的正反面，由自己決定。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 宮粉紫荊花開



連日來，福州晉安湖旁茶香路沿線的宮粉紫荊花進入盛花期，吸引市民遊客前來賞花拍照。

### 市井萬象

中新社



## 離奇失竊案



英倫漫話

江 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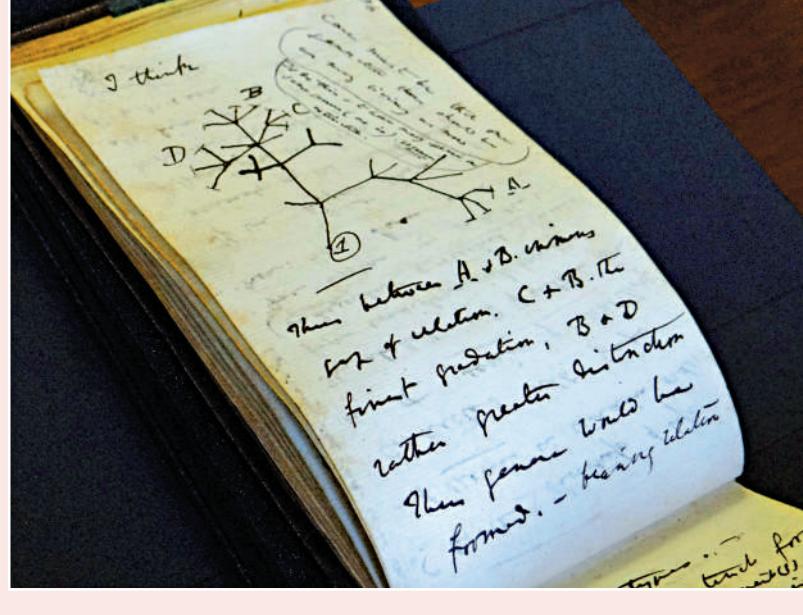
提起英國劍橋大學，人們會聯想到氣派的國王學院、牛頓的蘋果樹以及康河泛舟撐篙，當然還有詩人徐志摩那膾人口的《再別康橋》。但鮮為人知是，劍橋大學圖書館還收藏着英國科學家達爾文繪有「生命之樹」的珍貴手稿，而該手稿卻捲入了離奇的失竊案。

事情要從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說起，劍橋大學圖書館因推動藏品數位化管理，故將一批達爾文的手稿從特藏保險庫轉移至一間臨時工作室進行信息採集。這批手稿共有五個筆記本，分別從英文字母A至E編號，是二十八歲的達爾文在一八三七年結束了隨英國皇家海軍「小獵犬號」長達五年的環球航行之後，用兩年時間所整理出來的旅行筆記，其中A筆記本以地質學為主，後四本均為進化論，也被學界公認為最具科學價值。

在B筆記本中，達爾文畫了一張樹狀的草圖，以詮釋他腦中逐漸形成的一個觀點：「所有物種起源於一個共同的祖先，然後不斷地分支，形成一棵生命樹」，這也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生命之樹」圖案。由於這幅草圖有助於啟發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促成他在二十多年後發表著名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系統性地闡述這個打破「神造萬物」信仰的顛覆性理論，因此該筆記本也成為劍橋大學圖書館的鎮館之寶。

沒有料到的是在兩個月後的例行藏品清點中，圖書館猛然發現B和C兩個筆記本不翼而飛。起初館方認為它們或許被放到了錯誤位置，便發動館員四處尋找，奈何全館收藏了上千萬本各類書籍、地圖和手稿，這一找就找了足足二十年，直至二〇二〇年底仍不見手稿的蹤影。館方推斷筆記本很可能早於二〇〇〇年底時便已被盜，於是正式對外公布達爾文的手稿失竊，呼籲公眾提供線索，並通報警方和國際刑警組織協助破案。

由於失竊案頗為離奇，引起英國輿論的廣泛關注，人們質疑為何劍橋大學圖書館對於這麼重要的手稿在管理上卻如此疏忽大意，考慮到外部人員很難進入圖書館重地，不排除是館員監守自盜。與此同時，人們認為如果不是達爾文有着良好的



▲達爾文繪有「生命之樹」的手稿失竊二十餘年  
美聯社

思考和筆記習慣，現在將很難見到這些一個半世紀前的第一手資料，雖然筆記本已經數字化，但永遠無法取代真實的東西，因為手稿不僅有助於一窺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科學觀的形成過程，他的部分觀點對於今天的科學研究仍具有參考意義。

比如英國科學作家邁克爾·馬歇爾在《創世紀探索》一書中表示，達爾文從未公開發表過對生命是如何開始的看法，但他確實私下推測過。他在給朋友的幾張潦草手稿中，便推測了生命開始的過程，而他的推測在今天看來不僅可能是正確的，而且該理論比那個時代提前了一個世紀。

書中提到，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寫給他的密友博物學家胡克的一封信中，在簡要討論了最近關於黴菌的一些實驗之後，他概述了自己的一個假設：生命不是在開闊的海洋中開始的，而是在陸地上一小片富含化學物質的水域中開始的。「我們可以在一個溫暖的小池塘裏設想，那裏有各種氨和磷酸鹽、光、熱、電等，蛋白質化合物已經化學形成，準備進行更複雜的處理變化」，而生命化學物質的最初合成就是由光、熱和化學能的某種組合提供動力。

不少科學家認為，在許多方面，達爾文的想法或許不夠完整，但無疑具有啟蒙意義，例如達爾文想像生命始於蛋白質，但沒有人真正知道蛋白質是什麼，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才知道蛋白質是氨基酸鏈。就像達爾文的許多見解一樣，「溫暖的小池塘假說」非常有先見之明，當今天人們

談論生命的起源，彷彿它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一樣，但即使是現在，它也可能每天會發生。

實際上，類似達爾文手稿如此珍貴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科學家牛頓，留下了世上最龐大的珍貴手稿集，包括信件和各類文字記錄總計約一千萬字，外界相信當中隱藏了許多秘密。還有文藝復興指標性人物的科學家達·芬奇的手稿，涵蓋內容從藝術到自然可謂包羅萬象，特別是他經常使用一種自己獨創的特殊「反字手寫體」，成為世人難以破解的「達·芬奇密碼」。

就在不久前，手稿失竊案突然峰迴路轉。劍橋大學圖書館收到一個粉紅色的禮品袋，裏面有一個普通的棕色信封，上面印着「圖書管理員，復活節快樂 X.」的字樣，紙袋中還有一個藍色盒子，裝有兩本用保鮮膜緊緊包住的筆記本。據圖書管理員加德納博士回憶，她當時預感到可能就是丟失的筆記本，因此緊張得發抖，她在警方見證下打開保鮮膜，映入眼簾的正是神秘失蹤了二十多年的B和C兩個筆記本。

為謹慎起見，幾位學者和專家檢查了手稿的真偽，發現「生命之樹」使用了不同類型的墨水，鉸鏈的部分也有微小的銅片脫落，紙質也符合年代，證明手稿真實無疑。目前手稿被安全地存放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保險箱中，預計今年七月對外展出，只是它們當初如何被盜以及如今誰人歸還，都是個謎。

前不久有內地雜誌約稿，主題是「國潮熱」之下，傳統文化類的演藝節目如何乘勢而上。近來大熱的《只此青綠》和《唐宮夜宴》等自是熟悉，而我搜集文章素材時發現的一些古風音樂短視頻，亦讓人眼前一亮。

或許不少觀者像我一樣，初初見到「自得琴社」製作的這些古風視頻，會以為誤入某幅古畫中。視頻中的樂師，均裝扮成古人模樣，以竹笛、古箏和洞簫等中國民間樂器，於近似古宣紙的暖黃色背景前演奏，動靜相宜，樂音緩緩流動，真真宛若乘坐時光機，溯至盛唐年歲，親歷往昔的曼妙與繁麗。

大約二〇一九年，自得琴社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與上海的裝束復原團隊合作，將古樂與漢服結合，拍攝了一系列古風音樂視頻，迅速在B站等內地視頻網站走紅，在YouTube等海外網絡平台也不乏擁躉。每條視頻時長不過五、六分鐘，或為琴社社員（多為資深中樂愛好者及演奏者）原創，或改編自熱播電視劇主題曲、電影配樂和經典流行音樂等，試圖拉近傳統文化（包括音樂和服飾等）與當代人們的心理與情感距離。試想，當你我見到一群身着



▲自得琴社的古風音樂短視頻在網上走紅。  
作者供圖

結束長達十四日的「禁足」，終於告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生活。在重獲「自由」的首個傍晚，不顧溼雨霏霏，不畏春寒料峭，毅然走入雨夜。空氣濡濕而清冽，即使佩戴口罩也無法阻隔，不由得貪婪地大口呼吸，感嘆原來新鮮空氣竟是如許美好。

曾經，不止一次抱怨因疫情而無法返鄉和外遊，於是只好在香港的山山水水中尋求慰藉。而今，度過兩月宅家避疫生活，尤其是經歷兩周自願「禁足」模式，驟然發覺，原來能夠自由出行已是一種小確幸，更遑論可以跋山涉水的自在日子。

其實，對於香港郊野的熱愛，早已超越無法外遊退而求其次的移情選擇。兩年多來，出走「石屎森林」，投身大自然的懷抱，已然成為假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淺水灣到深水灣，從清水灣到大浪灣，從相思灣到三星灣，從城門水塘到大潭水塘，從大欖涌水塘到香港仔水塘，欣賞碧海藍

天、水光雲影；從獅子山到大帽山，從飛鵝山到鳳凰山，從魔鬼山到太平山，從龍脊到鵝咀，從釣魚翁到蛇尖，飽覽層巒疊嶂、奇石巨樹；從長洲到坪洲，從大澳到吉澳，從鯉魚門到布袋澳，從梅窩到塔門，從東龍島到南丫島，感受漁村風情、小島風光；從荔枝窩到梅子林，從龍躍頭到大美督，從東梅古道到東澳古道，從西貢古道到元荃古道，從麥理浩徑到衛奕信徑，體驗古村遺韻、郊野魅力……無論晴天雨天，無懼日曬雨淋，全程行山過水，一路尋覓美好。對於港山港水，從那麼遠到這麼近，經歷兩年又四個月的親密接觸，竟然生發出一種難捨難分的無限愛戀。

曾經，佔香港總面積四分之一的現代都市景觀是香港獨一無二的城市名片，而佔香港總面積四分之三的自然郊野風光卻總是有意或無意為外界所忽略。日復一日，居民在四分之一的擁擠空間中，爭分奪秒地工

作、學習和生活。年復一年，旅客在四分之一的固化空間中，浮光掠影地觀光、購物和覓食。殊不知，尚有四分之三的潛在空間，可以海闊天空地遠足、暢遊和探險。而一旦進入四分之三空間，便會情難自禁地「墜入愛河」。一如喜歡專程飛赴香港走訪山野的台灣作家劉克襄，不僅長期致力分享香港的南方生態美學，更視四分之三郊野為香港本色。他在《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山·穿村·遇見風水林》中直言：「因為行山穿村，我幸運地邂逅了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或許，正是由於疫情的緣故，將外遊的目光與腳步強有力地轉向內在，反求諸己，加速了全民探索香港四分之三空間的進程。跋山涉水從此不再只是少數遠足愛好者的「專利」，而正在成為廣大市民的康體運動和休閒娛樂，從自我紓解到自我釋放，可謂男女老少咸宜。

渾然不覺間，新冠時期的心情，亦日漸與「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產生一種跨越時空的合奏與共鳴。從誤落塵網到歸園田居，詩人感慨「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踐行「白日掩荆扉，對酒絕塵想」，表白「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體悟「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以致希冀「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不斷進行「心遠地自偏」的無我修煉，逐漸實現生命意識的反璞歸真，日臻達至「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忘我境界。

苦「疫」已久的我，亦在無數次的行山過水中，無可救藥地愛上四分之三的香港。疫中寄情山水，在心靈與自然一次又一次的對話中，日益領悟隨遇而安兼且安之若素的人生真諦。即使「行至水窮」，也終將「坐看雲起」。人生不易，疫下尤艱，不妨笑看風雲，不妨相信：「心中若有桃花源，何處不是水雲間」。

行山過水 疫中寄情

東言西就

沈 言